



王宗仁 / 著
wangzongrenzhu

太阳有泪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王宗仁 / 著

wangzongrenz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太阳有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有泪 / 王宗仁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347-3

I. 太...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380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27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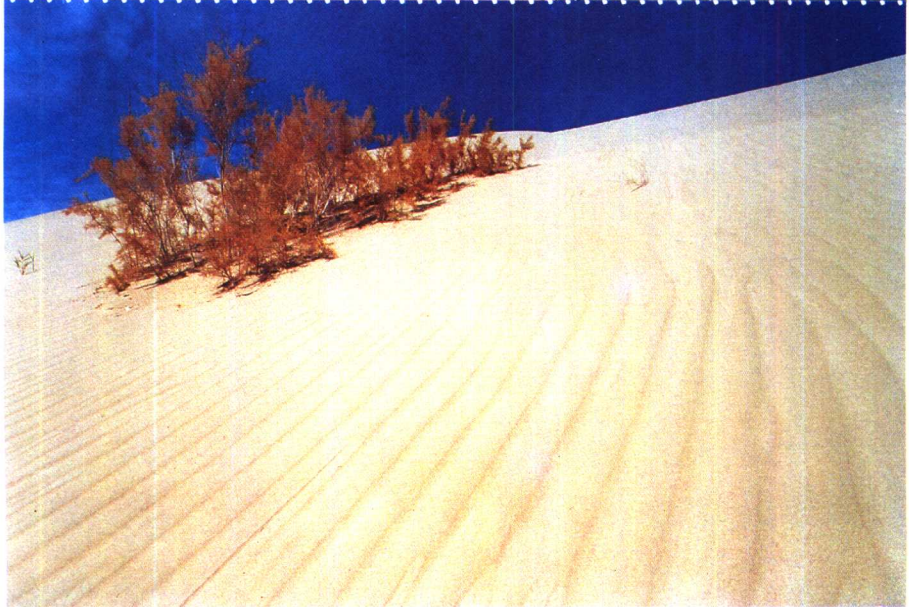
定价:17.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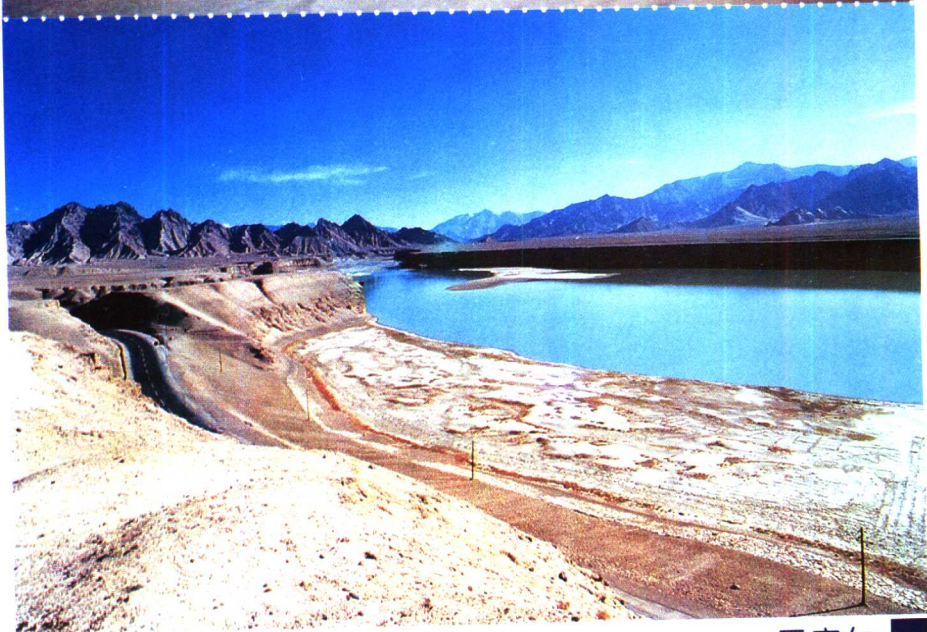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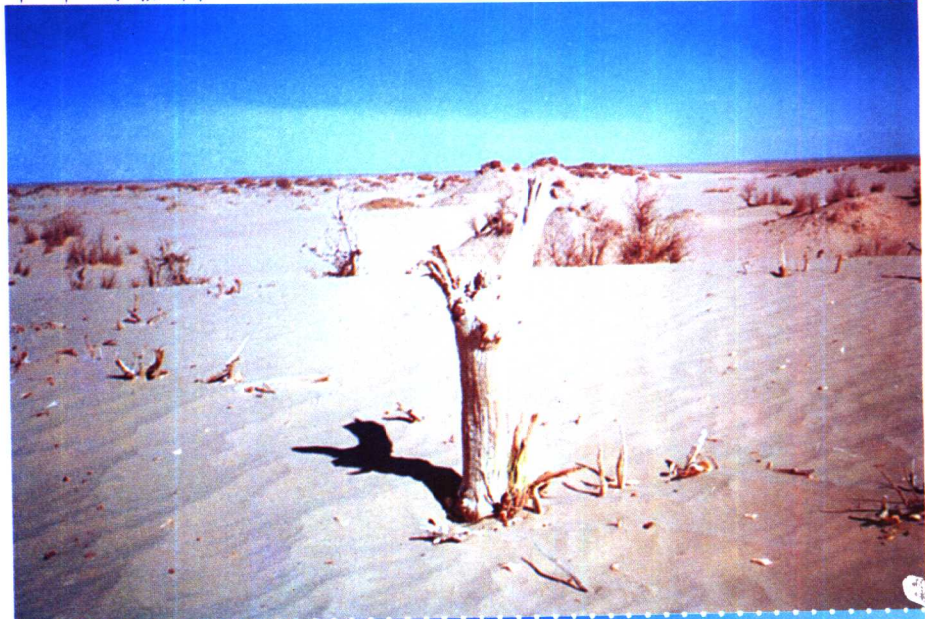
可可西里藏羚羊.....任建军 摄



无人区一家人.....祁晓峰 摄



千年胡杨树 王宗仁 摄



沙漠湖 王宗仁 摄

内 容 提 要

作品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青海以及周边地区神秘的生态环境,神奇的自然景观;描绘了那里珍稀的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及其艰难生存、濒于灭绝的境况。

作者以饱蘸心泪之笔,记叙了那一方土地上藏族同胞、解放军官兵等众多人物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热爱祖国西部、默默无私奉献的情怀。

目 录

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	1
太阳有泪·····	46
情断无人区·····	80
雪山无雪·····	124
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	164
壮哉！格尔木·····	210
柳迹·····	223
品味青藏花草·····	229
嫂镜·····	238
昆仑胡杨别样情·····	246
卖冬虫夏草的藏族女孩·····	251
歌祭·····	254
花泉·····	262

永远的遗像·····	269
唐古拉山兵站上的氧气·····	275
高高的唐古拉山·····	278
杜鹃酒·····	283
月亮落在泉里·····	289
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有贼·····	294
楚玛尔河的旧故事·····	297
江河源忆旧·····	303
魂地·····	306

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

陈二位望坟

清晨,不甘示弱的唐古拉山的冷风拉开了沉睡的夜幕,把江河源头的山水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山巅射出发酵的阳光。对面山坡上那个坟包里埋的什么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几乎每天在太阳刚爬上山岗的时候就已经坐在兵站门口的石头上,望着坟包呆呆地发愣。一个不容置疑的高原军人,一个无法抗拒的血性男儿!

他的身后是兵站一排低矮的压着薄薄积雪的兵屋。那兵屋很低很低,好像贴在了地上。站上升起的细细的炊烟分明是招他回去,他仍然静坐不动。

更远处的山腰有一座寺庙,静悄悄的,好像还没睡醒。

这个望坟人叫陈二位,兵站站长。他坐在石头上,他也是一块石头。生者和死者相聚,犹如天地相对相坐。他默默无语,那是因为他心里想说的话太多太多。

五道梁这个地方是山上的一块平坝,海拔 4818 米的平

坝。冬天来到青藏高原，五道梁走进了一望无际的酷寒。春天也在这一刻开始孕育。

陈二位，藏族，本名洛桑赤烈，改名陈二位是入伍以后的事。这阵子他从石头上站起来，裹了裹披着的大衣——他裹紧的是西北风，走到一直等待着他的我面前，说：

“我讲一个兵在五道梁的故事给你听，他的名字叫莫大平。”

我忙说：我是冲着你来的，你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作品中的主人公。

他说：长江源头不缺水，所以我关心的不是河流的去向，而是它的终点。你应该承认，包括我在内这里的每个兵都是并不快活的人，但是既然当初选择了五道梁，我们就得咬着牙使出小时候吃阿妈奶的那股劲，走下去。是的，只能走下去！

他抬起头，又凝望那个坟包。阳光把坟包照得很亮，坟上有枯草在摆动。

五道梁的兵们生活在许多人不想居住的地方，他们不开花，永远是叶子。兵站上一共 15 个兵，那个坟包里埋的却不是兵，是个鲜嫩鲜嫩的藏族姑娘……

沈从文的老乡小莫

莫大平，土家族，1991 年入伍，很老很老的老兵了。在五道梁兵站，凡是兵龄过了 3 年的兵，不管是不是班长大家一概都称他“班长”，约定俗成，成了传统。但是对于莫大

平这位老兵中的老兵，却没有叫他“班长”，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喊他“小莫”。这里面除了亲昵的成分外，更重要的是他好像永远也长不大，当然不仅仅是指他那瘦小的个头了，而是说他做起事来总像个不听招呼的淘气娃儿，任性多于服从。这，我们在后面会充分地涉及到。兵站的人都知道小莫是个特殊的兵，特殊在两方面，第一，他是带着家眷上山的，老婆和孩子都住在五道梁。第二，他是湘西凤凰县人，作家沈从文的老乡。为此他自豪得眉毛都要立起来了，对任何一个到五道梁来的人，总是以“天大地大不如他莫大平大”的口气说：“你知道沈从文吗？世界级重量作家，我俩是乡当呢，我见过他！”其实他漏掉了一句话，是在照片上见过。在他这番添油加醋的炫耀之后，如果对方还不知道沈从文为何人，他挖苦的话就劈里啪啦地扔过来了：“遗憾，遗憾，实在遗憾！我不能说别的了，只好说你学识浅薄，阅历太少，怎么会不知道沈从文呢？我这位老乡如果还活着，贝诺尔文学奖肯定非他莫属了。”对方听了大笑一阵，大家就是要从他嘴里掏出这句话。小莫把“诺贝尔”念成“贝诺尔”这个笑话，在青藏线上传得很广。你还别说，沈从文有了小莫这个老乡后，他在青藏高原上的知名度大为提高，许多人不一定知道鲁迅、茅公，但是知道沈从文，不少兵的床铺下都压着一本有小莫签字的《边城》。

小莫带家属为什么算特殊？

部队有规定，战士是不能带家属的，即使像小莫这样的老兵也不例外。那么，莫大平为什么要破例呢？他爱人童

月是河南扶沟人，他俩在高原上举行的婚礼，后来童月几次回到凤凰县，都不习惯土家族的生活，吃、住、语言皆格格不入，用她的话说跟到了美利坚差不多。于是，她只得重返五道梁。就这样名不正言不顺地住下了，一住就是六七年，小女如今已经5岁了。女儿叫莎莎，地地道道的五道梁人。莎莎像棵缺乏营养的幼苗儿。她整天在兵站的院子里独来独往地跑着，没有小伙伴，只好与站上的那只小狗为友，她跟它混得很熟，只要她喊一声“狗狗”，小狗就跟上来了，她走，小狗也走，她跑，小狗也跑。小莎莎很孤独，但是她给这寂寞荒凉的高原小院里增添了几分难得的生机。每当小莎莎迈开脚步在站上跑起来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整个青藏都绕着她的脚板旋转。

一匹从荒原上跑过的野马，把大地展开。

莫大平出车回来了，他冲着正在院里跟小狗藏猫猫的莎莎喊道：“闺女，过来给老爸捶捶背！”

他是汽车司机，天天跑车，每次回到站上累得浑身酸疼，最需要亲人的温柔。喊过女儿之后，他便俯卧在院子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莎莎上前抡起两只小拳头在他的背上欢欢势势地捶起来。他微闭起双眼，满脸轻松，尽情享受女儿的爱抚。

只有在这时候，他莫大平才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女儿在背上捶打，他心里像走熨斗一样舒服。他想，五道梁的苦算得了什么，只要有自己的家，有女儿这双把他浑身疲累、饥寒扫得干干净净的手，他莫大平是什么样的苦都咽得

下的！想着想着，他兴奋得竟念起了诗，也作起了诗：什么“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我看改成“要想狂，五道梁”才好。对，有气派，就是要在五道梁狂！

莎莎还在不停地用双拳捶着老爸的背，她有些累了，额头淌起了汗水。小莫说：“闺女，再狠劲一点敲，越狠越好！老爸这背是铁打的。”莎莎站起来砸着老爸的背。莫大平说：好！就这样，就这样……

小莫并不知道，这时重月一直站在门口，用极不满悦的目光望着他。久了，她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死鬼哟，就知道自己舒服，莎莎才5岁呀！

小莫显然听到了，回敬了她一句：滚，管你屁事，多嘴！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双眼却一直没有睁开。

莎莎看见了妈妈，便扔下老爸扑向妈妈，泪声泪气地诉苦：妈，我手疼！

莫大平起身，冲着女儿的背影喊道：你给我回来捶背！

童月护着女儿，斥责丈夫：你的疯病又犯了？在孩子身上撒什么气，你有胃口就吃了我吧！

小莫吼妻：碍你什么事了？莎莎是我的女儿！……

陈二位没再往下讲了，藏家人特有的那两片厚嘴唇在颤抖着。我也不便问了。

在我等待了足足有10分钟后，他才告诉我，是童月那句“你的疯病又犯了”的话，戳痛了他的心。他接着说，谁要说莫大平得了“疯病”我跟他急。小莫根本不是疯病，但

是他确实有病，什么病？我说不清，谁也说不清……

他又不言声了。

我知道任何一个疼爱自己士兵的军官，都不情愿抖露他们部属的伤疤，更何况小莫得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病呢！

二位给我再次提起小莫，是在两天后，不过他绕了个弯子，说，我给你讲另一个兵的故事，当然这个兵的事与小莫有关。至于怎么有“关”，那就要你费心琢磨去了！

五道梁的水土养出了什么人

陈二位讲的这个与小莫有关的战士叫朱志军，他比莫大平的兵龄还多一年。漫长的12年间，他没挪窝地在五道梁兵站发电机房工作。不足30平方米的空间就是他的天地，他的世界。他的所有喜、怒、哀、乐的故事，都毫不例外地浓缩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在400里青藏线上，五道梁的自然条件之恶劣是尽人皆知的。然而，对老兵朱志军来说，艰苦的环境不能使他失去堂堂男儿的血性。氧气缺一半他可以忍耐，被人形容成能把鼻尖冻裂的严寒也可以坚持，惟独这刀刃也戳不透的寂寞把他的心咬得伤痕累累，他越来越难以忍受。一年365天，他除了吃饭去食堂、睡觉回宿舍，其余的时间都在发电机房泡着。一个人成天孤独无助地守着一台喧嚣不止的发电机，耳朵是聋的，眼睛是涩的，鼻孔是黑的，脑子是木的。他的心慌慌乱乱好像着了火，又像结了冰。他多么想

冲出这 30 平方米的空间,找个人聊聊天,或到草滩上跑步,吸几口新鲜空气。他特别想蹲在公路边看一看南来北往的汽车,那些车上肯定有来高原旅游的女人,要知道他已经有三年多没有认真地看一眼女人了……发电机房太吵杂,太狭小,太闷气,在他实在承受不了这里的压抑、孤独时,便打窗子,让外面的冷雪飘进来,落在他热热的脸上,那雪也就变暖了,这也算是调剂了他的生活。

终于,有一天他小心翼翼地给领导提出,希望能给他换一个工作,他没敢说出从此就离开发电机房,只是说暂时挪个位他先干一段时间别的工作,然后他还会回到发电机房的。领导似乎一眼就看透了他朱志军的心事,便说明叫响地给他把事情挑明了:小朱呀,咱站上就屁股大的这么一块地方,换到哪里都是苦差使,走来走去都是五道梁的天下。你想甩开手脚痛痛快快地潇洒一番,咱没那个条件!随后,领导又掏心里话地告诉他:小朱呀,这台发电机是咱全站的“心脏”,如果它一旦出了故障,站上就没有光明和动力了。你是管发电机的技术能手,我们一分一秒都离不开你。朱志军再也不吭声了,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他是个兵,就得忠心耿耿地尽兵的职责。

朱志军又倾心力地坚守在发电机房了。他不换眼地盯着那飞速放旋转的机器,巴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似的盯着每一个零件。一天天地过去了,他忘了外面的世界,也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想离开发电机房的想法。一切都顺其自然,一切都为了那个“心脏”的正常运转。他已经把自己的